



芮成钢近照

他是央视富有国际风格的年轻主播，曾采访过数百名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、政商学界领袖，他是为数不多的连续11年亲历达沃斯的中国人。

芮成钢：职业精神超越面子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

5月2日，央视财经主持人芮成钢携新作《虚实之间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12年5月)在京举行首发仪式。芮成钢强调，新书讲的并非自己的故事，只是做记者多年获得大量信息，希望集结成书分享给观众。“三年来，我形成了一些很粗浅的观点和认知，都是自己盲人摸象的东西。这书主要是我工作过程中一些感悟、观点，其实是一个观点性的杂文集。”

在新书中，芮成钢不仅与读者分享了他在13年职业生涯中的经历与感悟，还奉上他与陆克文、基辛格、奥巴马、小布什等政要零距离接触的幕后故事。

警惕资源过度向金融倾斜

海南周刊：听说您的书名曾在微博上征集书名，为什么会选择“虚实之间”作书名，有什么特别含义吗？

芮成钢：我作为一个财经记者，是中国经济的见证者、讲述者、描述者，也是评论者。前段时间在很多场合说过，现在中国其实不是一个制造业的强国，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，我们的很多资源开始过度向金融领域倾斜，我们在很多领域重复美国当年犯过的错误。我是媒体人，有很多优秀的媒体人跳槽做金融了，待遇会好很多。高中生择业，也要选金融专业，大学生也是，这就意味着人才向金融领域倾斜。我们要想让社会发展，要更均衡，聪明人全去了金融业，就会有金融危机。《虚实之间》指的就是这个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，我们把金融叫虚拟经济，是服务经济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，自己循环到可以影响或绑架实体经济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就是虚实的概念。

对于中国经济来说，一定要把握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度，这里有很多现实的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把钱放在金融领域，实体经济是不是存在了垄断现象，这是值得探讨的话题。另外我做了十几年的电视，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记者角色，这么多年下来我自己对这种人生当中的虚实有一些感悟，比如对虚荣心的理解，什么是一个人的真正的实力，什么是一个生命中最真实的东西，哪些是虚妄的东西，这些是作为三十多岁的人应该考虑的话题，跟大家分享。

海南周刊：您对自己的书里面哪一部分最感兴趣？

芮成钢：我的书中有很大的篇幅叫“莫让金融误国”，不要让金融误导这个国家，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，中国有很多地区的资源过度向金融领域流动，大家不愿意老老实实做制造业了，钱去生钱，当钱不再成为一个交易的手段，而变成目的本身的时候，这个对经济来说，伤害很大的。我自己作为一个财经记者，每年接到几十个电话，都是亲朋好友来的，从来没有说让我介绍当老师的工作，都是要做金融、PE、商业银行、私人银行的。很多实力派的制造型企业，大部分精力花在金融的领域，从金融领域的投资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做制造业的收益，自然导致资源向这个方面倾斜，这个是潜在的风险。

当然，不能把责任归咎于金融业本身，这个有金融环境的问题，制造业为什么赚钱少，利润率低，这个是值得我们讨论的话题。华尔街给世界捅了那么多乱子，债务危机漏洞都和金融业过度膨胀有关系。这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关注，从人才来讲，都向金融业流动很危险。最聪明的人全都去金融业，没去监管行业，这是书中我自己比较关心的章节。

职业精神超越面子

海南周刊：您之前还说过亚洲的记者比较腼腆，您觉得作为一名职业记者应该怎么做才会更好？

芮成钢：咱们中国有一个老话枪打出头鸟，什么事儿别冒尖，古老的智慧告诉我们怎么做做人，但这些东西在2012年国际化语境的环境下，在一些实际场合不是那么的精准。很多人感兴趣，当时我在G20峰会上和奥巴马有一个对话，那个时候在国际场合，亚洲记者或者中国记者愿意主动举手的情况很少，这个是亚洲记者总体的特点，我书里详细写了。职业记者到了咱们这一代人，我自己觉得要有这种勇气，有这种职业精神。咱们参加一场新闻发布会也好，争取一个提问机会也好，作为一个记者没有起码的突破能力，把控能力，向前冲的能力，不是很职业。

我最近几次到国际场合去，看见很多比我更年轻、优秀，操着各种熟练的外语的中国记者，在国际场合勇敢举手，和发达国家的记者竞争，很多时候做得比他们优秀。这个特别好，这几年我切身感受到中国记者的变化，我很为这种变化骄傲，也自豪。

内心强大 唯有慢慢修炼

海南周刊：您的书在后记中翻译并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名作《如果》，看得出很喜欢诗中所言境界，这是否也反映出您是内心很强大的人？

芮成钢：“如果，身边的人都失去理智，并将其归咎于你，而你却能保持清醒；如果所有人都怀疑你，而你却能自信如常，并体谅他们对你的怀疑……如果，你能和百姓打成一片，却拒绝随波逐流；或与王者同行，却不忘，庶民本色……”这是我最喜欢的诗，没发现理想的中文译本，就自己连夜翻译出来了。诗中描绘的是人生在世最理想的内心状态，要达此登峰造极之境界，唯有慢慢修炼。这种境界是个正无穷的概念，没法具体量化，只有参考意义。重要的是，我一直都在朝这个目标努力。

其实，我觉得内心的强大只是个副产品，当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时，自然就会内心强大。那要看怎么比，如果跟以前的自己比，那现在的我确实内心更强大了。像干我们这种工作的，内心不够强大恐怕也做不到。■

《跟陈丹青聊天》：笑谈间锵锵三人行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沙可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二年三月

被冠以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陈丹青，称自己很少接受媒体采访，却独爱窦文涛主持的“锵锵三人行”，几年下来竟也能汇集成书，名之曰《跟陈丹青聊天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)，着实把他想说的话“锵锵”了一番。

《跟陈丹青聊天》是一个语言集锦，主要节选了陈丹青做嘉宾时的节目语录，其中还包括与陈丹青同时参与节目的知名人士：梁文道、刘索拉、孟广美、曾宝仪等的语录。全书采用问答形式，读书时，仿佛看到众人坐在桌前谈笑风生，奇思频出。

陈丹青1980年以《西藏组画》轰动画坛，成为颠覆教化模式，并向欧洲探源的发轫，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。绘画之余，他相继出版散文与评论著作十余部，他的作品文字优美，细节刻画生动，思想深刻，谈锋机敏。

一张桌子三把椅子，闲谈间杂花生树，抖落一地江湖，国事、家事、流行风物、人世温情……，书中话题宽泛幽默，如“真正的贵族特别的单纯”、“我们没有上流社会”、“到处都在拆”、“《非诚勿扰》像审判一样真实”、“记忆是会报复的”、“怀旧与觉悟无关”、“淑女靠家庭养成”等等。在主持人与嘉宾的巧思问答之间，揭开了某些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道理。敢讲真话的陈丹青，对现实批判诙谐而不做作，犀利而不愤青，痛快淋漓而又意味隽永。

陈丹青价值观的形成与其成长历程有着密切的关联，他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对父辈保留下来的“民国遗风”有模糊的记忆，“上山下乡”几乎伴随着他的整个青春，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一组《西藏组画》轰动一时，后出走美国，定居纽约，本世纪初回国任教，2005年辞职。

陈丹青说：“中国太生动了，我得近距离看。”陈丹青书中呈现出他眼中别样的历史记忆，他尤其爱着“民国范儿”，他曾专门在国外买下民国时期中国的旧照片，想要从照片中怀念历史，却发现时光模糊了记忆，曾经的岁月已沧海桑田，也许只能在对“民国范儿”的追想中得到些许的满足，民国女子、民国教授、民国市民无不让他唏嘘不已。

当他踏上欧洲、踏上俄罗斯的土地面对那些保存完好的欧洲小城、对托尔斯泰的故居、阿赫玛托娃的雕塑，感到时光已逝的淡淡惆怅。

除了别于他人的生活经历，出众的文字功底当然归功于读书，“一本真正的好书，你在不同的年龄去看，会发现不同的滋味。”在日常生活中，陈丹青可能一年都看不完一本书，一是因为没时间，二是因为他看书很慢，他喜欢从头到尾一点一点地看。他并不在乎看的书的数量，更在乎看的遍数。

陈丹青在书中谈及江苏卫视制作的一档婚恋交友真人秀节目《非诚勿扰》，“我没见过比《非诚勿扰》更真实的节目。我们这辈人二三十岁的时候，要在公众场合硬碰硬地面对一个女生，哪怕不是相亲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可是现在这些孩子都敢，当他们的背景资料出现时，比如女孩说她前面谈过三次恋爱，男孩说他刚跟一个女友分手。哪怕说的是假的我也相信，我相信里面所有的资料，相信他们说的每句话。”

在陈丹青眼里，现在的都市白领的交际选择自由也更有效，《非诚勿扰》里要在20分钟内决定是否恋爱，也许这种现场配对以后未必在一起，但这种相亲方式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接受。《非诚勿扰》只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缩影，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形态上，都在改变着男女交往的形式，这是历史的改变，也是一种必然，也许有人说父辈的美好传统没有了，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每个人都会迫不及待地真心话说出来，这就是真实。

有人说陈丹青的眼睛，天生就是画家的眼睛。他会从审美的角度切入人性。他对人脸特别有兴趣，会给予特别的关注。比如他对自己爷爷的描述，那个第一次见到如此英俊的孙子的爷爷的第一句话竟然是“其实共产党对我不错”。在陈丹青看来，人性的美是一种被暗示，更是一种文化，一种教育。

知识精英的从容淡定，艺术眼光的别致独到，跨越国界的文化包容，跟随陈丹青的话题在岁月流年间轻松跨越，聊天中细品奇闻异事，从书本到电影、到绘画、再到音乐，他总能轻松驾驭，让人读后怦然心动，欲罢不能。■



《虚实之间》封面